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65  
7 June 1989  
CHINESE

第二八六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6月7日星期三，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皮克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巴西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加拿大	福蒂埃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哥伦比亚	佩尼亚洛萨先生
埃塞俄比亚	哈戈斯先生
芬兰	特尔努德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马来西亚	拉扎利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迪亚罗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斯米诺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1点开会。

## 通过议程

### 议程通过。

#### 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局势

1989年5月31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的信(S/20662)

主席 (以英语发言)：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一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巴林、民主也门、埃及、以色列、约旦、科威特、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也门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我请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沙卡尔先生(巴林)、阿勒菲先生(民主也门)、巴达韦先生(埃及)、拜恩先生(以色列)、萨拉赫先生(约旦)、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瓦里先生(卡塔尔)、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格扎尔先生(突尼斯)和萨拉姆先生(也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其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孟加拉国、古巴、日本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的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全理事会的议程项目。 按照惯例，我提议经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2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弗洛雷斯·普里达先生(古巴)、加贺美先生(日本)和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其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巴达韦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当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时，您曾表示希望这将是一个富有成果的任期。这当然是一个良好的预兆。因此，如果我不正式对您——不仅作为一个非常友好国家的代表，而且首先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出色外交家——表示最热烈的祝贺，那么我会感到自己失职。

我还要在此对您的前任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阁下建设性地、干练地履行了其5月份的职责表示诚挚的赞赏。

（以阿拉伯语发言）

不到4个月前，我曾荣幸地向本机构阐述了我国的观点。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与今天同样的问题。在那次讨论中，虽然在关于需要制止占领部队对该地区居民采取镇压行动的问题上出现了国际协商一致，但局势仍未改善。恰恰相反：事情愈来愈糟糕。

我们实际上已进入了局势恶化的新阶段。占领部队拒绝理解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革命的真正范围，拒绝承认这一政治现实只能通过真正的公正政治解决办法，而不是警察镇压和暴力手段加以解决。局势严重恶化，结果现在极端分子正占上风。他们杀害巴勒斯坦儿童和妇女，毫无顾忌并无视道德观念。

因此，我们可以说，以色列占领部队的暴力正与极端分子的暴力混为一体。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面对政治事实，我们看到局势正在激化，尽管有各种因素致力于温和与对话。因此，法治的斗士们正败给那些主张暴力的人。

在安理会2月份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期间，我们曾要求国际社会利用协商一致制止这一恶化。现在由于局势激化，更有必要采取紧急行动。这一局势充满着对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这种局势是对一切争取避免发生这样局面的努力的嘲弄。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协商一致的立场，表示国际社会拒不接受这种状况。

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表达了人民共同的意愿，拒绝非法占领。局势必须得到纠正。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铲除罪恶。我们无数次强调，用武力维持这种状况在法律上是没有理由的。以色列顽固地拒绝考虑问题的根源，致使局势恶化到大家都清楚的程度。

今天，以色列定居者正为所欲为，袭击甚至屠杀巴勒斯坦居民。这些非法行动不是以色列占领部队所能控制的。因此，在起义的问题上，以色列的政策使得被占领土上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我们可以根据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政策来评断以色列与邻国和平共处的真实意愿。如果以色列有这样的意愿，它就会改进与其最近的邻居，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关系。

因此，以色列是否遵守它在有关战时保护平民国际条约下承担的条约义务对今后能否实现政治解决影响重大。旧的方式不会给我们带来和平，只会浪费时间，后果是造成许多巴勒斯坦人以及希望看到两国之间建立和平关系的以色列人的死亡。

我们认为清楚的是，以色列人也有责任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自去年夏天提出的许多建设性倡议作出积极的响应。我们希望以色列表现出诚意和现实的精神，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抓住眼前这一历史性机会。这样以色列就能表明，它能够响应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1985年2月及此后于1988年11月在阿尔及尔提出的各项建设性倡议，包括《斯德哥尔摩宣言》，阿拉法特主席日内瓦声明和巴黎宣言。我们希望以色列不要提出空洞模糊，没有一项严肃的政治解决所不可少的内容的方案。

实现整个中东问题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问题公正的政治解决需要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这两个有关双方的代表进行谈判。以巴对话和以色列作出类似的决定将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重大的步骤，因为一方面把条件强加给另一方面不能

解决问题，不可能成功。

该地区的和平是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该地区各国人民责任，也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责任。但在这一问题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方面负有主要责任，而巴勒斯坦方面已经为此目的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倡议。我们希望理智占上风，希望以色列为实现解决采取必要的步骤。

埃及已加强了与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的对话，因为这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必然前提之一。我们深感宽慰地注意到法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希望我们能朝着这一方面继续取得进展。

许多联合国决议，无数的国际公约与人道主义的原则，包括我们从整个历史上吸取的经验都指明了和平的适当结构。埃及一贯支持一切争取以和平办法实现公正与全面和平的努力。埃及政府认为这些原则包括：

一．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因此，最终解决中东问题的任何方案都必须首先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首先是自决的权利，包括该地区各国人民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

二．以色列和其他有关各方必须赞同许多巴勒斯坦和平倡议，以根据国际法实现一项政治解决。以色列在所有被占领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上遵守战时保护平民国际公约，以表明其诚意。开始同巴勒斯坦代表对话也是一个正确的步骤。

三．通过有关各方都参加的筹备性谈判，根据国际法和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依照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和其他联合国有关决议就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达成协议。

和平要求我们作出困难的选择，然而这些选择是必要的，决定性的，因为局势发展的方面是人们再也无法接受的了。我们再也不能让数千巴勒斯坦儿童和无辜的成年人死去，他们的死亡使我们良心悲痛，促使我们努力使漫长的人类文明史树立起来的国际人道主义原则受到尊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拉扎里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要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主席，表示马来西亚代表团的全力合作，并鉴于你的丰富经验及马来西亚对贵国、美国的极大尊重，重申我们深信你能够履行你的繁重职责。

我还要衷心感谢联合王国的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有效地、精干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工作。

这是安全理事会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就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问题表态。通过每一次审议，安理会都作了认真的、长期的努力，以对这一需要紧迫解决的问题作出适当的反应。令人痛心的是，自1988年8月以来和在上次会议上，安理会取得的成就甚微。这一次失败的话，将严重削弱安理会的能力，使那些不想让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发挥主要作用的人找到借口，最重要的是，这将使以色列更加胆大包天，造成危险后果。

十分令人反感的是，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声，尽管有一个详尽的、全面的解决问题的构架（这一构架需要联合国和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这一问题竟仍然陷入僵局。鉴于越来越关系到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利益，这一问题无论多么困难，现在应摆到谈判桌上来。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情况并非如此，以色列能够不受惩罚地继续拒绝所有主张。如果要有在这一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的任何现实的问题，美国必须协助和允许这一进展。我们今年对这一问题的审议，以及正在为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一项含有不过份目标的决议草案所作的努力，都是以这一因素为依据的。在摆脱了这一压制因素之后，安理会能够履行其职责，秘书长能够使广泛的倡议生效。

如果我们审查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推行的政策的进展，或更加确切地说，倒退的话，我们对这项政策越来越退化的明显迹象不能不感到震惊。以色列在绝望和对抗中变得更坏。我们能够列举侵略、违反公约、恐怖和掠夺、卑鄙的

亵渎行为，以及现在日益抬头的种族主义等例子。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的支持者也不会不看到的是一项变得扭曲的国策。有关非法的以色列定居者横冲直撞和治安维持会的统治的报道正是这项政策的后果。马来西亚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实事求是地评价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推行的政策的恶化。期望或希望这种政策将产生和平是否现实？附带条件的所谓的选举建议，既不允诺也不承认任何东西，它能够产生什么好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代表了人类宏观世界，那么，以色列国和人就有严重的问题了。

安理会有责任估计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局势的深度和严重性。安理会有责任明确宣布痛恨和拒绝这种政策。安理会有责任在实现全面解决和恢复巴勒斯坦国之前保护巴勒斯坦人。安理会有责任要求以色列作为一个占领国履行它根据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所承担的各项义务和职责，因为以色列是一个签署国。

我还要提请安理会注意我先前提到的不过份的目标。尤其关于确定保护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平民的措施这一问题。秘书长在1988年1月21日报告(S/19443)中确定了四种类型的对被占领土平民的保护。这些保护被分类为“身体保护”，“法律保护”，以“一般援助”为形式的保护，最后是由特别包括国际新闻媒介在内的外界机构在“宣传保护”标题下提供的有形的保护。无疑，秘书长报告中确定的一些诸如对巴勒斯坦平民的身体保护等保护措施尽管就其本身而言是理想的，但也许较难以实施。然而，如果我们要集体地履行道义和法律义务，减轻生活在外国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困境，安理会能够也必须考虑采取该报告提出的广泛的保护措施。

马来西亚呼吁安理会积极审议这份报告。该报告一年多来未受到重视。没有任何理由阻挠实施该报告中提到的各种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来西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卡塔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瓦里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热诚希望，你对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一问题的细节的深刻了解和你众所周知的技巧将引导安理会取得预期的结果。我还要感谢联合王国代表主持上个月安理会工作，并赞扬他出色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审议。

安理会现在开会以通过它本应该在巴勒斯坦人民的神圣起义开始后第一次开会审议该问题时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对根据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保护生活在占领下的平民来说是必要的。

我无需指出，安理会于1987年12月22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秘书长就被占阿拉伯领土局势提交一份报告。他提交了这份报告，而其中一项重要的结论是，《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安理会本应履行其职责，即要求遵守国际文件并通过一项有利于执行秘书长建议的决议。但否决之剑继续悬于安理会之上，迫使阿拉伯集团求助于大会，后者召开了会议，并于1989年4月20日通过了第43/233号决议，要求安理会再次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被占领土居民，这一次还就关于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紧迫和必要性问题，加上了未列入以前有关该议题决议的措词。

安理会举行了磋商和会议，但未带来任何行动，原因是一个身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加以反对，它不对决议草案而且对主席声明滥施否决。

回首过去两年，当起义开始时，它并未得到其应有的评价。很多人认为不过是一些热血之士的暂短的示威，将很快被压下去。但他们却未认识到，两年前点燃的火焰，已成为全面的民族革命。很多人得到的印象是巴勒斯坦人民已被打败并已投降，而以色列已使之驯服并接受其统治，使人民别无它路，只有接受既成现实。

这种印象使巴勒斯坦问题被其他问题所笼罩。联合国中也是这种情况，即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已成为年年如此，图具虚名的仪式，总是带着同样的建议结束。但是，神圣的起义纠正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正确地看到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在野蛮占



领下的愤怒的民族的正义事业，这个民族为自由、独立和尊严，以及在自己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而奋起反抗。

安理会对保证遵守包括《日内瓦公约》在内的国际公约负有特殊责任。大会多次阐明该公约适用于被占阿拉伯领土，这表明安理会必须明确表态，而且无论谁阻挡安理会的这一行动，国际社会都应究其对占领当局继续违反《公约》的作法和使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恐怖和镇压行为的升级负责。

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展开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起义，标志着人民行使合法权利保证自决，这一权利受到联合国文件的承认并被世界各国人民行使，其中首先当数那个行使否决权来阻止安理会履行其职责的主要大国。

安理会不愿承担执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责任，这意味着鼓励占领者继续其行为，而后者则意味着更多的巴勒斯坦平民丧生和受害。

我们把现已牺牲的人数和截至安理会开始审议该问题时一直在受苦难的人数作了简单比较，它证实了我们得出的结论。它还意味着这是在鼓励以色列无视国际准则并使其针对镇压巴勒斯坦起义的压迫政策升级。

顽敌以色列一直在加紧行动，剥夺被占领土居民的人权，国际大赦和美国国务院的年度报告最近都注意到这一点。现在，定居者们获准可任意袭击巴勒斯坦人，向他们开火并夺走其财产。

各种证据表明，定居者不受法律规则约束。相反，他们得到非法占领当局的鼓励和称赞。毫不奇怪：从历史上，定居活动本身就是巴勒斯坦人民悲剧之源。定居活动是建立“大以色列”计划的基础。

以色列要求巴勒斯坦人佩戴徽章以区别于犹太人，这使其种族主义到了极点。以色列的下述行为已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无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感情，最恶毒地侵犯光辉的《古兰经》的圣洁，其总理用亵渎语言提及先知穆罕默德——愿上帝保佑他平安——指责他背信弃义，不守诺言。如果安理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继续对这种行为视若无睹，我们不知道这一种族主义的意识下一步还会提出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这种侮辱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感情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我们不知道，安理会不谴责这种行为，还会谴责什么。人权在这种侵略行为后还有什么价值？有哪种国际文件还未受到这种行为的违反？

我代表我国要求安理会在这方面履行其历史责任并根据国际文件采取保护平民和维护人类尊严的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卡塔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者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拜恩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能够祝贺你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毫无疑问，你已经证实的丰富的外交经验在今后数日和数星期内将是至关重要的。

我还要祝贺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主持上月安全理事会会务的方式。

最近大会的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今天议程上的同一个主题。我们在大会和安理会厅内听到了阿拉伯国家集团某些代表的声明。这些发言只能再次令人信服地证明，阿以冲突无法在国际会议上解决。甚至在听取所有有关各方发言之前，当起草决议时，这样的会议无疑将呈现出这样的状况。只要反映在这里发言中的这种激烈的好战态度持续下去，阿以冲突就不会得到解决。

阿以冲突将不会在这里得到解决；阿以冲突将不会通过在安理会内公然指责、提出极端要求和进行徒劳无益的辩论而得到解决。这样的辩论只会在该地区煽起仇恨和好战的火焰，因此只会产生反面结果，如果我们大家的目标是达成实现和平的积极解决办法的话。

请允许我再次提醒安全理事会，煽起好战火焰的不是别人，就是巴解组织；巴解组织以英语发言时装出温和的假相，而以阿拉伯语发言时却鼓动战争。

在西方世界，巴解组织奢谈放弃恐怖主义和希望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愿望。阿拉伯世界却听到不同的声音：

“我们将分阶段解放巴勒斯坦……我们将扩大（我们国家的边界），以便实现我们整个巴勒斯坦国的愿望。”

这是阿拉法特的副手阿卜·伊阿德。去年12月在一份科威特报纸上说的。

亚西尔·阿拉法特本人狡猾地奢谈“萨拉丁和平”。那些熟悉历史的人们可以回顾，萨拉丁同十字军战士谈判实现停火后，他很快又攻击他们，并摧毁他们在圣地的大本营。

就在几天前的6月4日，由于以色列国防军的警惕性，在我们北部边界预防了一次恐怖主义大规模谋杀计划。自从阿拉法特1988年12月所谓放弃恐怖主义以来，制止了边界对面8次巴解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

巴解组织一面宣布放弃恐怖主义，一面却继续恐怖活动。巴解组织“民主阵线”的负责人纳耶夫·哈瓦特迈赫4月21日在大马士革明确表明了巴解组织的企图，他告诉路透社说，包括阿拉法特的法塔赫的代表在内的巴解领导人在突尼斯举行过会议，同意协调今后对以色列的袭击。一个月后，哈瓦特迈赫在阿布扎比发言时宣布了5月21日路透社引用的下列这段话：

“我们最近对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我们还将发动更多的进攻。”

两天前，即6月6日星期二，亚西尔·阿拉法特本人在科威特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巴解组织将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以色列不对恐怖主义抱任何幻想。恐怖主义是巴解组织意识形态和战略的组成部分。

最近在1989年4月6日，阿拉法特交给世界卫生组织一份说明。这份说明上端印有巴解组织的标记。我这有一份，供安理会一阅；这份说明上印有巴解组织的标记，并包括他们要建立的国家的地图。这张图包括整个——我重复，是整个——领土，“从约旦河到大海”。以色列国的概念在巴解组织的地图上或其意识形态中没有体现。这种概念被排除在外。

这完全符合至今仍有效的巴解组织契约。阿拉法特宣布《契约》为“无效”，且不论这是什么意思，他同时还说，他无权改变它。因此，巴解组织的唯一目标仍然是发动暴力和战争，最终消灭以色列。

巴勒斯坦运动的严重错误和悲剧一贯在于采取极端选择——全部或全不，没有任何折中。他们在1930年代就这样做，当时他们站在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法法官哈伊·阿明·胡赛尼一边；他在自己居住的纳粹德国要求消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区。巴勒斯坦人一再反对妥协；1947年的分治计划；6日战争后的1967年和1978年的戴维营协定。他们过去同极端主义分子站在一边，伤害了自己的事业，多年来找到和平实现他们愿望办法的机会不见踪影。

令人遗憾的是，某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愿意重演同样的错误，诉诸使用极端手法，而不是采取对话、妥协和真正寻求和平政治解决的途径。

我们一再听到有人声称，中东的好战根源是以色列。听了这里某些发言，人们可能会以为，以色列某日开始了夺取一块领土的征服运动，某些发言者将这块领土称为“巴勒斯坦领土”，而现在以色列拒绝谈判和平。

有些成员知道事实真相，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些阶段。但有些成员可能太年轻而无法记得。因此，请允许我在安理会回顾一下个人记忆。我生于1929年，以色列知道，这一年希布伦66位可怜无辜的犹太居民被用斧头和屠刀残酷杀害；他们的家庭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里。1929年在整个巴勒斯坦拟定了对付生活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和平的犹太社区的多种方案。他们谋杀了我们，却称我们为侵略者。

30年代中期，在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法法官哈伊·阿明·胡赛西的领导下，重演了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那时同现在一样，他们把他们对无辜平民采取的谋杀和恐怖主义行径描述为“阿拉伯起义”。他们又一次谋杀我们，而称我们是侵略者。

1947年独立前，我自愿在保卫耶路撒冷、集体农庄和农业村庄的部队中服役，防止来自东北部边界对面的袭击，我们又一次保卫我们自己，却被称为是侵略者。

而后，在1948年当以色列重新获得独立，七个阿拉伯国家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自愿捍卫这个获得新生的国家。我在加利利、内格夫沙漠和埃拉特同以色列国防军一道作战，我拿的是当时已属老式的六挺机枪的其中之一。这六挺机枪是以色列国防军当时拥有的全部机枪。在维护我们生存的过程中，我们班的七位同学遇难，占我们在耶路撒冷这个班人数的四分之一强。还有更多的人负了伤。我的一个同事斯洛莫·阿戈夫当时受了伤，许多年之后，他在1982年担任以色列驻英国大使时在伦敦被巴解组织恐怖分子的子弹击中头部，再次受了伤。今天，我的同学和朋友阿戈夫大使全身瘫痪仍住在耶路撒冷的哈达萨赫医院。

1948年七个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只有美国的麻省或新泽西或英国的威尔士那么大，相当于南斯拉夫面积的十分之一，芬兰面积的十六分之一，以色列国只有一支没有装备的小小的军队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抵抗在面积、人口和军事力量方面大几百倍的一些国家的侵略。可是，我们却被称为侵略者。

1967年我们听到侵略的威胁声，看到阿拉伯国家电视广播叫嚷要摧毁犹太国。它们详细地描述它们正在计划如何把我们杀绝。我的家人，包括我四岁的女儿在耶路撒冷帮忙筑防空洞，希望——祈祷——战争不要来临。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场侵略战争，六年之后1973年又面临另外一场战争。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处在防御的地位，但是却被称为侵略者。

这仅仅是我本人对我们所谓的侵略的一些回忆。在我成年后的生活中，我一直在维护以色列。在维护我国生存的过程中，共有16740名以色列人献出生命。可是，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却在这里指责以色列侵略，占领或谋求扩张。

我记得1967年。当时封锁蒂朗海峡的并非以色列，命令联合国部队撤出西奈，为侵略和战争扫清道路的并非以色列。我们恳求我们东面的邻国不要进攻犹太人的耶路撒冷，会议厅里在座的某些人也许还记得纳赛尔总统和侯赛因国王之间已经为世人所知的电话谈话，其中宣称阿拉伯军队即将取得“胜利”，特拉维夫即

将垮台。基于这一假消息，约旦进攻我们，希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成员们都知道，六天之后，我们进入朱迪亚、萨马里亚、加沙和西奈沙漠以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统一首都，3000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城市，只是由于阿拉伯的侵略分裂了19年之久。

然而，听取了这里的某些发言之后，人们或许会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决定进攻和征服土地，因而，现在从领土上撤出是某些阿拉伯国家开始对话与和平谈判的条件。

从这里的发言中，人们或许会有这样的印象：在1967年之前阿拉伯国家要求和平，1967年并不是以色列面临被三个邻国侵略危险的年代。然而，尽管这里的这种歪曲和错误的指责，尽管好战和抵制的气氛笼罩着我们地区，但是，我国政府和我本人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我们希望并相信，有选择性的良知和偏见的态度将会消失——我希望是很快就消失，而且国际社会对战乱的中东也会恢复理智的态度。

联合国成功地推动和平解决某些问题：冲突各方真正地希望和平并随时准备为之进行和平对话和直接谈判。

令人遗憾的是，在阿以冲突中，我们尚未进入这个阶段。在中东我们一方面面对好战、恐怖、暴力和某些阿拉伯国家要消灭以色列的叫嚷声，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呼吁开始和平对话。我们一方面面对巴解组织呼吁分阶段摧毁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呼吁从交战状态转变为和平的气氛，解决难民问题以及从各个方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我们相信，通过对话，选举和争取暂时和永久解决的和平谈判，能够实现上述目标。

难道安理会成员认为在挥舞刀剑的情况下能够争取和平吗？在暴力四起的时候能够实现和平吗？难道黎巴嫩的教训还不够吗？

就在安理会今天开会的时候，4万名叙利亚军队占领黎巴嫩，轰炸无辜平民，

造成几百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他们宣称这样做是为了“维持和平”。我只能说，有了象叙利亚这样的“维持和平者”，黎巴嫩就不缺乏敌人了。

阿拉伯人不仅仅在黎巴嫩杀害阿拉伯人。宣称谴责恐怖主义的巴解组织每天不仅对以色列人，而且也对巴勒斯坦阿拉伯同胞进行恐怖活动。自1987年12月以来，恐怖分子在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已经几百次企图伤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命。34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巴解组织杀害——令人伤心的是在过去的两天里似乎还要增加3名——还有124人受伤。巴解组织的这种恐怖活动日益加剧。在1988年，阿拉伯暴力受害者的35%是阿拉伯人，而在1989年的头四个月里，受害者的78%是阿拉伯人。在1989年1月至4月的四个月里记载的748起恐怖事件中，323起是针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他们杀害了那些敢于说话的人、那些寻求对话与和平的人以及那些反对恐怖和暴力的人。在恐怖和暴力横行的时候，不管是针对犹太人还是针对阿拉伯人，通过选举和对话的和平解决是不可能实现的。恫吓和谋杀是同民主、谈判与和平的概念相对立的。

我们真诚地希望改变现状，为大家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只要做出一致的重大努力，打破暴力循环和消除敌对和不信任的气氛，就能实现这一目标。

我希望强调指出，以色列政府坚决反对各种暴力行径，并将继续极力阻止暴力行径。以色列确信维持法律制度的做法，任何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没有权利自行其事。

以色列政府在1989年5月14日批准一项可行和实际的和平倡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以色列认为重要的是，以色列同埃及根据《戴维营协议》实现的和平应成为扩大本区域和平范围的基石，并呼吁各方一起努力，通过不断的协商，加强并扩大和平。

第二，以色列呼吁和仍同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的阿拉伯国家建立和平关系，以便

促进全面解决阿以冲突，这包括互相承认、直接谈判、结束抵制、建立外交关系、在国际机构或论坛中结束敌对行动、并进行区域和双边合作。

第三，以色列呼吁国际上作出努力，解决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阿拉伯难民营中居民的问题，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并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以色列愿意参加这一努力。

第四，为推进导向和平的政治谈判进程，以色列建议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在没有暴力、威胁和恐怖的气氛下举行自由、民主的选举。这次选举将选出一个代表机构，进行过渡自治期间的谈判。这一过渡阶段将是共处和合作的一项考验。在以后的阶段，将进行关于永久解决办法的谈判，在此期间，将审查关于协商解决办法提出的所有各种建议，并实现以色列与约旦间的和平。

第五，上述步骤应当同时加以处理。

以色列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这项倡议。极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要求不会产生解决方法。错误的指控和口是心非不会产生协定。

唯一有希望和实际的方法是通过民主进程逐步向前。谈判涉及的问题太过复杂，积怨太深，不可能直接过渡到永久解决。因此，某种过渡阶段至关重要。

让我们回顾一下，与埃及的和平也是通过历时五年的临时阶段实现的。那时和平进程以1974年1月的脱离接触协定开始，随后是1975年9月的临时协定。三年后签署了《戴维营协议》，最后于1979年签署了和平协议。政治纲领经常建立在基于以往和当前的经验之上的安全概念的基础上。必须在人民的头脑中发展友好关系与和平。因此，自由和民主选举将导致一个过渡自治阶段，在此期间我们都应投入推动地区中建立信任的进程。随后就永久解决进行谈判。那时将审查为一项商定解决提出的所有观点、选择和计划。通过在过渡时期以前和中间把该地区的气氛从交战、恐怖主义和暴力改变为信任、对话与和平，就能谈判和商定永久解决方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佩尼亚洛萨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份的主席。你有着长期的职业生涯，使你获得了外交界的尊敬。另外，在来到我们中间的几周中，我们了解到并赞赏你的许多个人品质和特点。我们确信，你将以技巧和智慧主持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也希望感谢联合王国大使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他在主持我们上个月的工作时表现了广泛的技巧。我们遗憾的是他谨慎和明智地提出几项倡议却未产生成果。这一定使他感到沮丧。

我们今天来到安全理事会不是为了谈论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其中一项是几乎在22年以前通过的，两项决议都被应该贯彻它们的各方忽视。我们也不是来谈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非合法性的。我们没有来谈论召开关于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必要性。我们也不想谈论在被占领土中早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必要性，并且当然我们并不是来谈论不能允许以武力获取领土或者承认区域中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

我们没有来谈论所有这些问题，因为22年来，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意见和愿望都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中表明，我们相信将会再有机会讨论这些问题和让有关各方，以及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动员国际社会和促进发起有效的谈判进程，使该区域实现和平与安全。

哥伦比亚出于真正的痛苦和关心而成为决议草案S/20677的提案国，我们希望通过这项草案安理会将向以色列发出一个信息，充满震惊的国际社会不能忽视继续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去年12月刚过四十周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宣布的人权，以及不贯彻《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我们只是要安理会抗议这种违反和不贯彻的现象，这已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和痛苦。

我们不想听到决议草案需要更加平衡以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论调。我们相信从任何角度来说谁也无法争辩说被占领土的局势是平衡的。整个世界就是其见证人。

让我们努力至少保证结束在巴勒斯坦发生的对基本人权的侵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哥伦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诺奇拉—巴蒂斯坦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您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祝您极其成功地完成这一困难任务。请向您的前任——联合王国常驻代表蒂克尔大使转达我们对他作为5月份安理会主席所作努力的赞赏。

我们再次面对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进一步采取镇压性措施的报告。根据各种消息来源，我们已得知，这种措施范围广泛，从继续枪击无防御能力的巴勒斯坦平民、行政拘留、强制实行宵禁、拆毁房屋和关闭学校，直至宗教不容异己和不尊重、巴勒斯坦工人佩带徽章以示区别和以色列定居者对这些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发动攻击。这些措施违背了1949年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以及以色列签署或批准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公约和议定书。此外，这些措施完全无视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例如第605(1987)号、第607(1988)号和第608(1988)号决议——这些仅仅是最近通过的。

安理会再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需要作出决定，表明我们的集体立场，即以色列应当充分遵守其国际义务。因此，安全理事会现在应当集中努力，确保以色列进行合作，以阻止其军事和警察部队以及加沙和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对无防御能力的巴勒斯坦人采取镇压性措施——这些措施被广泛视为侵犯被占领土上的人权。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确保以色列政府在被占领土上依法执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并在任何情况下按照其作为占领国和《公约》缔约国的义务采取行动。最后，安理会应当通过载于1988年1月秘书长报告中关于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和保护的建议。

巴西代表团准备投票赞成一项根据上述原则拟定的决议草案。我们诚挚地希望,安理会的努力不会受到阻碍,能够通过一项有助于减轻巴勒斯坦人民困境的决议,以履行其职责,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

我还要表示希望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进程能够迅速取得进展。我们正密切关注着围绕这一复杂问题展在的紧张的政治、外交活动,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开辟解决中东其他紧迫问题的道路,例如恢复黎巴嫩的民族完整和主权。我国代表团对把安全理事会用来作为正式和非正式交换意见论坛的可能性抱着积极态度,认为有助于以和平、谈判、持久的方式解决联合国议程上为时最久的问题:巴勒斯坦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西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欢迎您担任6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个人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对您担任主席感到非常满意。我们意识到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纽带使我们保持着热情友好、密切合作的关系。巴基斯坦总理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再次表明我们互利关系的事实。我们相信您丰富的经验和外交才干将使您能够成功地主持安全理事会对所有重要问题——例如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的审议。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您的前任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表示感谢,感谢他出色地主持了5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自从安全理事会今年2月开会审议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局势以来,几乎四个月过去了。安理会一系列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将全球注意力集中在以色列令人遗憾的政策和在巴勒斯坦所作所为上;是为了突出表明以色列必须严格遵守1949年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是为了强调在联合国主持下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中东冲突的迫切需要。令人遗憾的是,自从通过第605(1987)号、第

607(1988)号和第608(1988)号决议以来,安全理事会一直未能谴责以色列蔑视国际法和国际社会意志的行为。

去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11月的阿尔及尔会议上承认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基础,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在平等基础上参加这一会议。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姿态作出消极反应,错过了开始真正和平进程的良机,而选择继续执行恶劣的镇压政策,继续使用武力,事实上,在新的现实面前,这根本不是对策。

确实非常悲惨的是,在被占的领土上,没有一天以色列军队不枪击、伤害或折磨巴勒斯坦男人、女人和儿童。根据关于巴勒斯坦人权数据基准项目公布的最近数字,起义开始以来,611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118名是15岁以下的儿童。据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本人已向国会外交事务和防务委员会承认,10,00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35,000人被监禁,其中7,000人仍在拘留中。

象《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样有威望的报纸每天都有大量以色列残暴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导。《纽约时报》5月7日报导,3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另外138以上人受伤。《华盛顿邮报》6月1日报道,一名8个月的阿拉伯男孩被一以色列士兵当头一枪。《纽约时报》5月17日另一篇报导说,以色列士兵又开枪打死一名13岁男孩。最近类似事件的报导出现在5月30日的《纽约时报》上,一名14岁巴勒斯坦女孩在西岸被以色列士兵杀害。

这些悲惨的事件震动着国际社会的良知。除了开枪屠杀以外,以色列当局还在执行炸毁住房、实行戒严、驱逐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政策。甚至教育机构也不能幸免。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的消息,自1988年2月以来,在西岸几乎所有学校只能偶而开学,致使整整一代巴勒斯坦青年的前途受到威胁。为使巴勒斯坦儿童继续得到基本教育的临时性安排被以色列当局阻拦未能实现。

巴勒斯坦悲剧中镇压与反抗，压迫与暴力，抗拒与报复的循环继续使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巴勒斯坦人民以其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历史性政治倡议表明，他们生来就是自由的人民，压迫和动用武力的政策不能否认他们恢复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真正斗争。正如阿拉法特主席所说的那样，“这场起义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

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决斗争以及阿拉法特主席的和平倡议使国际社会相信，通过建设性对话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大门已经打开。以巴勒斯坦问题为其中心问题的中东和平道路依然存在着的唯一障碍就是以色列执意把头埋在沙里，拒不面对现实。

以色列当局提出的所谓和平倡议已被人们正确地称为假民主的把戏。按照以色列的计划，选举产生的代表的唯一作用似乎就是成为装饰占领国政策的橡皮图章。巴勒斯坦代表们已经正确地提出，只要以色列的选举放弃继续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利的最终目标相分离，这些方案只不过是延续以色列占领的手段。

最近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紧急阿拉伯首脑会议指出了以色列选举方案中的欺骗与漏洞。首脑会议支持巴勒斯坦在该问题上的立场，要求在以色列从被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撤出之后，根据一项能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利的全面和平方案，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

我们巴基斯坦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殷切期望巴勒斯坦在国际社会上早日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布扎总理在祝贺阿拉法特先生当选巴勒斯坦国总统的贺电中重申了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我国总理说，“在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巴基斯坦人民将继续同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们并肩前进。”

在二十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一些最难解决的问题已接近和平解决，以色列顽固坚持它那些已为事实充分证明失败了的政策，令人遗憾地与世界局势不相称，在国际社会在全世界实现和平与正义的理想中的形成一个黑点。一个大会充分支持

的中东和平构架已经存在，那就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建议，让冲突有关各方平等参加。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向以色列表明，只有通过这样一次国际会议才能解决中东问题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

同时，安全理事会需要采取果断行动，为巴勒斯坦平民提供国际保护，减轻被占领领土上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妇女与儿童的痛苦。以色列是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必须迫使它遵守公约义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向你美国代表表示热情的祝贺，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在你担任新的工作在联合国和我们一起工作短短的时间里，你已经显示了出众的外交技术与智慧以及非常的外交手段，这都使我们深信你定能非常成功地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我还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赞扬和感谢联合王国大使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他十分成功、干练地主持了5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各国广泛趋向对话，一些突出的国际问题获得建设性解决的时刻，我们每天听到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领土局势恶化的消息，非常令人沮丧。由于占领当局变本加厉地采取野蛮行动和措施，——其中近来最为突出的是武装的非法定居者在这一十分敏感的地区行为——巴勒斯坦人口的地位急剧恶化，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理所当然的担心与愤慨。

局势时刻充满着该地区爆发一场新冲突的危险，特别是占领当局的压迫政策和措施的升级使国际社会最广泛地认为，局势的严重性已构成对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威胁。因此，该问题在安全理事会得到审议并成为安理会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要求并期望安全理事会推动和促进争取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持久、全面、公正解决的努力。

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只有通过政治办法——即对话与谈判——才能解决，这是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共同认识。已经持续了两年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说明了由外国占领和企图剥夺巴勒斯坦人自决和享有自己家园的正当权利行为而造成的局势无法维持。这些事件也表明，以为加紧镇压和使用武器就能压倒和消灭巴勒斯坦人自由、独立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正当愿望只是幻想。镇压和武器已经造成几百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几千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自从问题出现开始，南斯拉夫同许多其他国家一起指出，需要找到一个办法，以尊重该地区目前的现实为出发点——即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与独立的权利，也承认以色列同地区其他国家一起，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享有安全与生存的正当利益。

遵照这些原则，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十九次特别会议通过的重要决定、阿拉法特主席在日内瓦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以及那次会议通过的重要决定和美国巴勒斯坦对话，无疑为消除妨碍争取开创危机政治解决的和平进程实质性努力的道路上某些重要心理和政治障碍作出了贡献。

不幸的是，这些事态发展使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产生的期望仍然没有得以色列的适当反应。我还要在这一场合下指出，继续推行这项政策给以色列人民自己和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和利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因此，极其重要的是，现在创造适当的条件和气氛，以便能够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具体和坚决的努力。作为缓和被占领领土紧张局势的第一步，有必要确保充分和始终如一地执行《战时保护平民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从而避免西岸和加沙的无辜和一无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民伤亡。

然而，只有通过那些考虑到所有有关各方真正利益的政治措施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问题的根源。绝大多数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及其他有关决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有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和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所有直接有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

将朝这一方向引导的进程无疑将是漫长的。改变长达数十年的冲突和不容异己的气氛，以便朝着对话，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方向发展，需要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然而，同时，被占领领土的爆炸性局势不能够再拖延了。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负有重大的历史性义务促进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得到持久、公正和全面的解决，并为此作出积极的贡献。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上升危险确实可能会带来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有极大危害的事态发展。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的希望：安全理事会这次将能够通过由一些安全理事会成员提出的这项决议草案。有人已经说，这项决议草案是项温和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我要补充说，我们的唯一动机就是要帮助为开始解决这场艰难危机的进程创造积极的气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科威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首先愿祝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殷切希望，他的外交技巧和个人智慧将有助于安全理事会及其事业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那些国家，并保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取得成功。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担任上个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所作的努力。

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区的不幸局势。以色列在这些地区每天对只是要求最基本人权的人民进行最恶劣的骚扰和镇压。事实是，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不仅仅阻挠和危害为和平倡议所作的一切努力。确实，正如国际公众舆论表明的那样，这种所作所为现在已达到野蛮的高度。它们充满挑衅和侵略，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受他们压迫的土地的主人怀有的盲目的仇恨和恶意以及对他们的特征，宗教、民族情绪乃至合法愿望所怀有的仇恨给这种挑衅和侵略行为火上浇油。是的，仇恨和恶意蒙住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眼睛。他们现在竟然衰



读10亿多穆斯林教徒的圣书。这种行为对那些容许自己亵渎一切神圣的东西，一切神圣的传统和准则并杀戮儿童和他们哭泣的母亲的人来说不是一件新鲜事。

以色列人对《古兰经》说的粗话，他们总理针对伊斯兰教及其神圣的穆罕默德所说的话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结束日益高涨的起义及其崇高目标而对巴勒斯坦土地上神圣的穆斯林教信条犯下的一系列侵略行径中又犯下的一桩滔天罪行。

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一直未能发表一项谴责这些罪行的声明。确实，安理会怎么会不能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决议和服从国际社会的意志呢？安理会在对占领者和侵略者采取行动之前还在被占领领土等待什么？安理会是否在等待以色列对那些仍然留在自己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安理会是否在等待那些套在巴勒斯坦人民脖子上并旨在把他们赶出家园的令人窒息的绳索彻底拉紧，并空出地方建立更多的定居点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武装到牙齿的极端分子居住？这些极端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每天对和平的巴勒斯坦村民实行弱肉强食的法律。给他们带来死亡和破坏。

以色列野蛮行为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一名以色列士兵在一次野蛮袭击图勒卡尔姆难民营中对准一名只有8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婴儿的脑袋开枪。我们必须指出，以色列人颁布的这些新措施正是纳粹分子曾经用来对付犹太人自己的措施，例如必须佩带标记徽章。我们再次要问：这难道不正是联合国用来表示犹太复国主义特性时使以色列的支持者感到苦恼的种族主义吗？

建立在侵略基础上并且每天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者政权的所作所为给该地区和平共处的未来打上了无数的问号，并使那些支持以合法性为基础的和平解决这一主张的人处于不利的地位。

一个星期前，国际大赦在十分短的时期内第二次对以色列人侵犯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的基金人权的做法表示遗憾。我们高兴地看到欧洲共同体各国也在一周前谴责以色列差不多二年前采取关闭巴勒斯坦学校的任意的措施，从而剥夺了成千上万个学生的受教育权利。

以维持秩序为借口冻结整个民族的所有教育设施，无论如何都是无理的。这违背所有基本人权，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它粗暴地违反了所有日内瓦公约。

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并未就此住手。有报告表明，以色列士兵继续追赶巴勒斯坦青年，迫使其中四、五千人离开家园和村庄。

以色列镇压的这种升级旨在扑灭巴勒斯坦人民英勇起义的烈火，迫使他们向虚构的计划和决定屈服，而这些计划和决定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起义及其目标的注意。

最近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发表了一项决议，要求安理会面对以色列占领的罪行和对阿拉伯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的行为承担起责任，包括可以对以色列实行制裁。此外，决议还重申了在非斯举行的第十二届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通过的阿拉伯和平计划的基础。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呼吁的：呼吁安理会承担起基本责任。让我们在阿拉伯和平计划的基础上前进。这是一个公正的计划。我们应根据联合国决议所载的国际法进行努力。安理会必须要求以色列遵守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直到实现这一目标。它必须要求停止任意屠杀，殴打平民，袭击他们的家园，拆毁其房屋并逐出其领土，它还必须保证让已被驱逐的人们立即返回。

我们应记得，巴勒斯坦领导人呼吁全面政治解决阿以冲突以及继续巴勒斯坦和平起义的各项决议——得到出席卡萨布兰卡首脑会议的阿拉伯领导人的支持——都明确表现了巴勒斯坦人民对其正义事业的信心及其行使民族自决的权利和在自己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不屈不挠的意志。这一点有国际法为依据，是我们将进行坚定努力的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科威特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民主也门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勒菲先生（民主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十分荣幸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务。我祝你成功地完成任务。

我还借此机会赞赏和感谢联合王国大使在担任主席期间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鉴于占领当局继续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推行野蛮镇压的作法和政策。安理会再次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和磋商，审议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目前的严峻局势。我们认为无需重复已经举出的说明以色列占领当局进行镇压的形式的例子。再也不需要什么证据或说明，因为谋杀、酷刑、驱逐甚至准备大屠杀和其它罪行，都已成为谁也无法掩盖或辩解的日常现象，使人们相信以色列推行的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政策，并揭露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罪恶嘴脸及其种族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仅见于过去的时代和南部非洲种族主义者最后一个据点中被掩盖的地区。

鉴于巴勒斯坦代表和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在辩论开始时详尽陈述了以色列占领当局直接或与其定居者一道犯下的罪行，我们现在阐述如下。

首先，一个已确定的真理——一个已成为不言自明的、即不可阻挡亦无法否认的真理——就是只要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那么为结束占领而进行的反抗就是合法和正当的。以色列占领当局无法理解这样的道理：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将继续下去并获全胜，而且无论以色列占领军和定居者使用多少野蛮镇压手段，他们都不会使为自由而斗争的和平与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儿女们屈服。相反，这种手段将加强巴勒斯坦人民反抗用最现代化和可怕武器装备起来的占领军的决心和意志。清楚的证据表明，进行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自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民起义升级以来，已取得巨大成就。

第二，以色列占领当局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和作法达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它的朋友都不可能再保持沉默。实际上，它们已开始谈到侵犯巴勒斯坦人人权的情况，尽管它们的立场尚待变成能导致结束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行动。

我们想看到它们言行一致，而不只是为了息事宁人或控制起义的势头而说这些话。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相信这一表达立场的声明。

第三，以色列占领当局和他们武装到牙齿的部队同巴勒斯坦人民手无寸铁的儿子们之间不均衡的摊牌确立了充分保护那些生活在占领下人民的法律和道义责任，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明确强调提供这种保护的必要性。如果正如安理会一贯强调的那样，《公约》适应于被占领领土居民，那么合乎逻辑的下一步骤应该是将这一立场变为具体现实。安理会面前是一份秘书长的报告，表明了提供这种保护的手段。

现在我们有权利发问，安理会对某一方的立场是否意味着它认为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占领部队和以色列定居者手中流血没有什么错；上述那一方一直在阻止采取措施，保护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并袖手旁观，好象被杀伤的巴勒斯坦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不过是数字统计。

实际上，我们有权利要问，以色列占领军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力量使用的坦克和尖端、致命性武器是否还没有打动那些支持以色列并慷慨大方向其提供武库中最尖端武器的人们的良知。

我们同样有权利发问，由于巴勒斯坦人民在合法抵制占领和为自决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进行正义斗争中使用了武器，被称为是恐怖主义分子，由于其获得国际保护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那些使用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无法立即结束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的人们是否实际上鼓励这种屠杀？

第四，以色列反对安理会强调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适应被占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人民的明确决议，这点确凿地证明了以色列以侵略、占领、吞并和定居者殖民主义为基础的政策现实。我们无需提请安理会注意那些吞并耶路撒冷和戈兰的以色列法律和建立“大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美梦。这些行径被安理会宣布为无效。我们提到这些不过是表明采取象要求巴勒斯坦人带章牌这样的种族主义歧视措施没有什么可惊奇的。这种行径不仅使人想起纳粹主义及其作法，而且，还揭露了以色列统治者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在该

地区的图谋的真正嘴脸。

鉴于上述事实，我们再次表示希望，这次辩论将导致迅速结束占领当局的政策和作法，尽快在失去该区域和平前景之前结束占领。只有这样，才能使巴勒斯坦人民重新信任安理会支持其事业、自决权利和在独立国家内行使主权的能力。

如果为在联合国主持下和有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参加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而采取认真紧迫步骤，如果同意采取这种步骤，政治解决以阿冲突，那么，安理会便有义务在如此解决之前立即采取措施，根据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保护。

我们能否有此希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民主也门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所有在本次和以前会议上发过言的代表均谴责以色列及其对其它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手无寸铁平民和居民的野蛮镇压行径。除了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和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以色列定居点的一位代表外，全体均谴责。

这唯一的一位代表要为这些罪行辩护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使我们感到失望的是，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占领军的代表居然能起来为这些罪行辩护；占领军的手上天天都沾满了各种年龄的妇女和儿童的鲜血。

建立安理会不是为了坚持遭国际谴责的种族灭绝的罪行。绝不是，最初建立安理会是为了捍卫各地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结束各地的侵略。以色列的占领是一种侵略行径；因此，安理会有义务结束这种侵略，进而结束占领。

以色列代表企图歪曲这一事实，使用犹太复国主义的惯用手法，他说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居民没有权利，只有定居者和以色列占领者合法权利，法律在他们一边。

想一想，如果这种对事实的歪曲得逞，人类将是怎样的命运。由于这种价值观的颠倒，人民抵抗被说成是恐怖主义行为。根据这种理论的推崇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反对纳粹主义的人民抵抗运动便也是恐怖主义行径。

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西岸和加沙，在叙利亚阿拉伯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抵抗是人民抵抗外国法西斯占领，即以色列占领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以色列的运动。

犹太复国主义者给中东带来了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仅仅追溯到以色列代表出生的年代，而且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诞生的年代，因为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导致了占领巴勒斯坦。复国运动鼓励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并对阿拉伯居民采取恐怖主义行径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

在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之前，所有阿拉伯国家里的犹太人同阿拉伯居民十分和睦地相处，只是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才出现问题。多年来这个问题日益严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会通过决议分割巴勒斯坦和创立所谓的以色列国之后，这个问题便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恐怖主义因素。一场战争接着另一场战争地爆发。我并不要讲历史课，而只是希望纠正被以色列代表歪曲的历史。正是在那时候，以色列开始对阿拉伯邻国发动扩张主义战争。以色列坚持发动战争，一向是以色列先发动战争，企图夺取新的领土。

为了获取更多的领土，以色列一向采取恐怖主义手段。我并不要一一列举在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进行的屠杀，但我要提醒安理会注意袭击大卫王饭店的事件，在该事件中有数百人，包括妇女被杀害。对这一悲剧负有责任的人贝京在被问及此事时说，“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一恐怖主义行径，以便执行我们的计划”。因此他们是为执行自己的计划而采取恐怖手段的。到底是什么计划呢？其实就是在该区域建立一个“大以色列”并占领阿拉伯领土。因此，他们进行了德尔亚辛、纳哈林、基比亚、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而且至今仍在进行新的大屠杀。

和平是不能以这种恐怖主义为前提的。那些推行恐怖政策的人并非真正希望和平。每一次阿拉伯人接近和平目标时，他们面对的只是以色列镇压和恐怖的升级。为什么呢？

人们经常提出这个问题，答案也是简单的：以色列不希望和平。以色列想要的是更多的土地并通过定居点进行扩张。这就是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政策。被占领的那些巴勒斯坦领土的名称甚至已经被改变了——他们现在称之为朱迪亚和萨马里亚。全世界都看到戈兰高地被吞并，那是违背国际社会意志的。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并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地带，其实就是占领并企图同黎巴嫩建立联系，因为以色列的眼睛盯住黎巴嫩南部的水资源。以色列的领土野心是无止境的。如果安全理事会不按照《宪章》的规定采取措施，那么以色列将会继续推行其政策。除非安理会能够制止以色列占领当局及其定居者目前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制造的恐怖和死亡的升级，否则该区域就不可能有和平。

我向安理会保证，阿拉伯人不会后退，他们将继续进行斗争，因为这是他们的合法权利。

中东和平只能建立在下列基础上：第一，全部无条件地撤出所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因为这是占领，结束占领是不能有任何先决条件的。任何提出先决条件的企图就等于希望继续占领。第二，必须让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首先是自决权和在巴勒斯坦民族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必须在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构架中实现这种解决办法。

这正是以色列所反对的。这些基础——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中东国际会议——有什么错呢？答案显然是以色列不希望和平。

以色列代表在发言中所说的一切只是为了蒙上我们的眼睛。但是安全理事会决不会让自己被转移视线而不注意中东局势的现实：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及其缺乏真正的和平意愿。

以色列代表还谈到叙利亚在黎巴嫩的作用。他列举了大量细节。他象往常一样只想歪曲事实。

叙利亚应其合法政府的邀请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授权到黎巴嫩这个兄弟国家去帮助实现解决，去不加歧视地帮助所有黎巴嫩人达成协议和解决他们的问题。

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这是一场野蛮入侵，破坏了土地屠尽了人民。人人都记得对贝鲁特城的破坏，入侵造成的痛苦和进行的屠杀。以色列迄今为止拒绝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第508(1982)和第509(1982)号决议，拒绝从黎巴嫩领土撤出。因此，它是黎巴嫩的一个占领国和占领军。

我将不详尽罗列在黎巴嫩每日发生的侵略行为——在陆上、海上和空中的行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轰炸、毁坏房屋、杀害儿童，因为大众媒介每日都报道这些事。

以色列曾试图控制黎巴嫩，对其实行霸权。但是，黎巴嫩的民族抵抗设法挫败了这些阴谋并把以色列赶了出去。以色列撤出了该国，但黎巴嫩的抵抗仍在继续，为解放黎巴嫩最后一寸领土的努力正在继续。不管以色列获得物质或军事援助，他们将胜利。以色列不能无视黎巴嫩人民的顽强意志。

当我们在审议以色列军队犯下的可恶的纳粹式罪行时，以色列占领军代表提出这个议题的目的是把注意力从我们讨论的问题引开。但这一企图注定要失败。他未能成功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全世界都收到有关这些纳粹式的法西斯政权的报道。

叙利亚不是黎巴嫩冲突的一方。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叙利亚在那里是为了帮助兄弟解决他们的纠纷。

时间已晚，我对占用这么多时间感到抱歉，但鉴于以色列代表的谎言，我感到有必要澄清事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鉴于时间已晚，我想现在休会。

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上项目的下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点30分召开。

下午1点15分散会。